

弘勤 小说作品

醒酒坛

那天下午，天空阴沉沉的，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打在脸上，让人喘不过气。远处，高老头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路上，狗皮帽子不知掉到了哪里，头发被雪裹着，和大地一样白，只有脸是通红的，眼睛混浊着，没看清路就拐进了沟里。

狂风似乎更凶了，卷着雪花往沟里灌。高老头摔下去时哼了一声，半边身子陷在没膝的积雪里，冰冷的雪瞬间钻进单薄的棉袄，冻得他一哆嗦。

他想爬起来，可胳膊腿像不是自己的一样，稍一使劲就疼得龇牙咧嘴。高老头嘟嘟囔囔的，不知是在骂这鬼天气，还是怨自己不小心。雪花落在滚烫的脸上，在下巴上结成小小的冰碴儿。

沟不深，可坡上的雪被风刮得又松又滑。他试了几次，手刚抓住坡沿，脚下一软又摔了回去。远处的村庄隐在风雪中，连狗叫声都被刮得没了影，只有风在耳边呜呜地吼，像有无数只手在扯他的衣服，要

把他往更冷的地方拖。

他渐渐没了力气，就那么半倚在雪堆里，眼睛又开始发沉，通红的脸慢慢被新落的雪盖住，鼻孔里呼出的白气在风雪中很快被吹散了。

大儿子找到他时，高老头还剩下一口气。村里的乡亲一起帮忙把高老头背回了家，放到火炕上，盖上棉被。

“这死老头子，大冷天的不在家烤火，跑出来遭这份罪！”高老头的老伴嘴上骂着，手却麻利地给高老头搓着冻得发紫的耳朵和脸，眼里噙满了泪珠。

高老头不止一次喝多了躺在大道上，被路过的村民捡回来。老伴总说，再喝下去，命就没了。可这次雪下得太大，冻得不轻啊！老伴急哭了，一声声喊着：“老头子，醒醒！”

高老头慢慢睁开眼，嘴动了动，却说不出话来。老伴喂他糖水，喝进去一半，流出来一半。

高老头中风了，只剩下一只胳膊还能动。他在炕上躺了半年多，

再也没喝过酒。

高老头弥留之际，躺在自家火炕上，眼睛望着屋顶的椽子，嘴里还嘟囔着，还有没喝完的酒。

守在炕边的大儿子攥着高老头枯瘦的手，眼泪砸在被单上。当年，爹为了给两个娃凑学费，在砖窑厂没日没夜地干，累出了腰伤，后来又遇上粮价暴跌，家里的存粮卖不上价，从那时起，他就开始用酒精麻痹自己。

“爹，都过去了。”二女儿把温热的米汤递到他嘴边，声音哽咽，“我和哥开的农产品网店，今年挣了不少，您念叨的那口新米，囤了满满一缸。”

高老头没应声，只是缓缓地眨了眨眼。

出殡那天，天放晴了，村里的人都来帮忙。按照高老头的遗愿，坟前没摆酒，大儿子放上了一捆刚刚的麦穗，二女儿插了束野菊花，黄灿灿的，在风里轻轻晃着。

三年后，村头盖起了农产品加工厂，是高老头的两个娃牵头办

的。开工那天，锣鼓喧天，大儿子站在台上说：“我爹这辈子，总觉得日子熬不出头，其实他不知道，他当年咬着牙供我们读书，就是给家里种了棵最壮的树。”台下的乡亲们使劲鼓掌，有人还悄悄地抹着眼泪。

加工厂的仓库里常年摆着一坛清水，标签上写着“醒酒坛”。来拉货的司机喝了喝上一碗，都说这水比啥好酒都好喝。有一回，城里来的客商问起这坛清水，二女儿笑着说：“这是我爹教我们的，日子得清醒着过，才踏实。”



秋蝉之鸣高于一切世俗的头颅（组诗）

张少恩

回望少年是羞怯

十三岁的秋天透露了我的早熟——第一次因邻家的小娘子而心跳加快。虽然她的头上有一块挺大的疤，但一点都不影响她的漂亮。

小娘子让我想起来就心生喜悦，但更多的是莫名的忧伤。我常常往她家的院子里眺望，但出来的总是她尖嗓子的妈妈。每次经过她家的门口，我的脚步总是变慢。我的计谋太少，编不出和小娘子见面的理由。

她家有一株桃树，还有一株枣树，枣树比桃树高，但桃树比枣树开花早，且开起来很火爆。而我家有一株杏树，据说是爷爷栽下的，每年六月杏子熟了，我总是摘下一小筐给她家送去，但都是她妈妈接过去，热情加感谢，小娘子从不出面。所以，每次回来，空空的筐里只有落英。

十九岁时，我读到了《平原枪声》《烈火金钢》《林海雪原》，身上渐渐地有了英雄气和男子汉的模样。说话的声音也粗了，胆子也大了许多。有一次在村路上，我遇见了小娘子，她长得更好看了，又添了婀娜。我鼓足了勇气向她表白内心，她整个身子都是白眼。这让我羞愧难当。

其实，我长得也不赖，无非她嫌我家穷。那时我家有十一口人，兄弟姐妹五人，两个姑姑也在读书，祖父祖母已丧失了劳动能力，只有父母养家糊口。我家是村子里最穷困的人家。

屈辱让我决绝地离开家乡，去外面闯，下决心要让小娘子后悔，让她有一天对我低眉。我最爱女孩的含羞与温婉。

我走上了漫漫的路，仿佛求索真理，又仿佛为自己的梦想朝圣。是的，“男人当自强”。我的苦我的累我的艰难是一部曲折又动人的小说！

五年后的一个夜晚，我回到了故乡。带回了面子，带回了自信，带回了人生的一抹亮光，可是，邻家的小娘子已远嫁他乡。她家老宅的门已上锁。我的自信又遭遇了闭门羹！

我一直不知道小娘子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！我在故乡的夜色里徘徊，月光晒出了我以前的痴狂。

风在青纱帐上起伏、飘动。是无声，又像是浩瀚的独白……

秋蝉之鸣

高于一切世俗的头颅

进入八月，风中已有丝丝缕缕的甜。阳光精明强干，一下子甩掉了夏日的沉重，创下硕果累累的业绩。

蝉们整理好衣裳，酝酿好了感情，开始演奏《秋声赋》了。

这可是悠久而经典的曲目。蝉专注而认真，力求完美，天衣无缝。蝉，动用了所有的乐器——

白杨树上的蝉，弹的是扬琴，时而如叮咚山泉，时而如潺潺流水，音色清亮而挺拔；柳树上的蝉，弹的是柳琴，柔美而轻盈，节奏明快，飘飘洒洒。它们有的只抱住一根柳丝，一边弹奏，一边荡秋千。轻松自在，技法精湛。

山毛榉上的蝉，弹的是琵琶。定弦调音，明亮中带着晶莹的颗粒，决绝而坚定，凛然而有气魄，有时，婉转轻扬，徐缓而舒展，阳春白雪且大浪淘沙。

梓树上的蝉，弹的是竖琴。弦如绵绵细雨，狭线的长豆垂挂，裹着梦想的种子，泛音铮铮而袅袅，清澈而空灵。

凌霄花上的蝉，弄的是萨克斯和管风琴，有爵士乐的气质，浪漫中夹带了遐想，有颤音，又有微妙的弯音，浅唱低吟不失坚贞自守。

其实，我最爱听萨克斯演奏《回家》的曲子，轻松，明快，悠扬，充满惬意与向往。

而梧桐树、红豆杉、山皂荚、丝棉木等树上的蝉，好像跨的都是吉他，自由、随意，浪迹天涯，节奏平稳而又亲切随和，充满倾诉与叙事的味道，仿佛将乡间的民谣谱上了爽朗的清风调……

不论什么树，只要蝉钟意，投怀送抱，那棵树立马就成了富有表现力的乐器——缥缈的天籁之声！

秋日的蝉鸣高于夏梦；高于原野、山脉和钻天杨；高于世俗的头颅；高于一切物欲的追逐……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……

从前，谁将蝉鸣视为“躁”，那必是他思想有杂乱；谁将蝉鸣说成是“凄切”，那是他悲愤的心忧；谁又把蝉鸣说成是“世界的末日到来”，那是他将绝望的灵魂嫁祸于蝉。而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”亦是失意的生命泄露出的弦外之音！

我总感觉秋日的蝉鸣，传递出的是对生命滚烫的热爱！

何叹稻梁谋

一片蓬蒿抛出一群麻雀，如往天空中扬沙。而后，落到另一片田野。

大地抛出的，总能收回。整个上午，雀子起起落落，仿佛魔法师的表演。

渠水旁的香蒲，舞之又蹈之。万物获取了风雨和阳光的福利。

风清气爽，我耳根清静，没有人间的纷纷扰扰。

蓝天展卷，幽幽的雁阵如优美的词章。

俯首大地，广种稼穡，何愁生活无着。

黄昏近，却忘返……

一片消失的湿地

从前，这里是幽秘的世界，繁茂

得令人着迷，丰沛的水系泽被时光。蔓延的碱蓬草让过往的风脸红心跳。春天，众鸟来归，羽翼翩翩，歌喉织锦。倾听与望眼都是欣悦的盛宴。

葳蕤的日子，草木皆有精神和气质。大地回春，为我们提供优质的呼吸。

千百年来大河与大海相濡以沫；绿植与潮汐相得益彰。

光雨丰沛，沃野绵绵，鱼米之乡名传遐迩。

今来此，一片湿地成了沸腾的工地。到处都是钢筋、砖石和混凝土，玩槽如伤口，土地疼痛。亢奋的抓钩机趾高气扬，撕扯着阳光。欲望的魔鬼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。

是谁的放纵——

鸟儿们阻挡不了；茂密如墙的芦苇阻挡不了；香蒲和千屈菜阻挡不了；河刀鱼和赤甲红阻挡不了……凭海临风是卖点！

大海哭了，大河也哭了——天堂被摧毁，瓦解，星神都痛心疾首。

深呼吸无法存放之地！

水乡之晨

朝阳喷薄而出，充满血性。如一头狮子，鬃毛闪耀。

一条大河从上游奔来，拐了几道弯注入大海，波澜不惊。

喇叭花嘹亮又新鲜，洋溢着高贵的紫光，还有甜美的嗓音。

香椿树的叶子是啾啾的火苗，滚烫的余热启迪心灵，关照颓丧的人。

一丛白莲花倾吐芳香之气，飘袅的身子比人间的欲念轻了许多！

澄明的初秋

大地一派祥和，芳香交融，呼吸是幸福和感恩的合挽。

白蝴蝶是天空的玉钩；蜻蜓是小妹的发卡。

茵陈蒿和益母草在纯净的风中撞出了心灵的火花！

我不满足庸常的生活，柴米油盐，吃喝拉撒。生活可以俭朴，不求奢靡，但灵魂和思想不可黯淡和偏狭，必须如初秋一样丰富和华美！

哦，缄默多么迷人。孤独的总和等于内喜的硕果，深邃而有力。知与行一拍即合，从不抵牾。

道德与我和谐共生，心灵的深处需有钟磬声也保留人间烟火。没有血肉和人之欲，生命是虚妄。我不想失去生活的乐趣！

喜欢明与暗，冷与暖，动与静。喜欢蝎子的主张，玫瑰的理论！

临窗的月光照梦乡

我的孤独是深涧之水守身如玉；是一只带火的蝴蝶点燃漫山的花开；是古老的寨子偏僻得悠久而神秘。

我高喧嚣愈来愈远。我尤爱远古的森林。

这没有什么不好，我不会返祖——茹毛饮血，在树上垒巢，胼手胝足……

孤独明亮而坚韧，有极强的抗腐性，如铍、钨、钽、钼、钨……属稀有而珍贵的金属。

在孤独的夜里，我爱临窗的月光照我的梦乡；爱听风雨或雪花的窸窣窸窣。思绪触及万物，也触及悠悠的星汉。对宇宙热情地迎迓，深刻地领悟。

我对自己的心灵更专注，从不旁鹜。

我创造自己的语言，让它拥有我的血液、意识和呼吸。思维从不尘世的谱系里，心灵的色彩也从不和别人撞衫。

我对自己的灵魂孤芳自赏。我不怕在孤独中死去。孤独许我非凡的力量。

我在茫茫的月光下。洁白如雪的月光是涌动的芦花。神在我孤独的世界里翩然降临，它和我打招呼，并微笑地对我说：“我了解你，你是一只孤独的猴，不随俗……”

死亡是落入大地的奇异的种子

如果那一天到来，我的灵魂能不能进入天空还是一个问号！

如果进入天空，是擦亮了星辰，还是加速了宇宙的混沌，又是一个问题。

我说的是，我并不强求或奢望灵魂进入永恒的体系，在浩瀚的星系里永久保存，或飘动。

我更喜欢大地，枯叶、尘埃、雨雪、野草……

在丰饶而生机勃勃的土地上，我再生的机会更多。

死亡不是灭绝，死亡是落入大地的奇异的种子，它会创造奇迹。它会成为音乐、枝蔓和花朵；成为昆虫的低吟浅唱；成为明眸、彩翼、香气袅袅……

世界重新开始，从种子的萌芽开始；从蝶破茧羽化开始；从微笑的晨露、灿烂的笑脸和风雨拂拭、润泽的美德开始……

死，是赐予，是新的世界，是转机，需愉快地接受，如翩然而去的转身。不回眸。

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需死亡的环节衔接，变一种存在的方式体验存在的世界这也很好！

多么有趣！不要讨厌死亡……

窗外那轮月亮，又圆了。

想起去年春节回乡，临走那天，母亲没有出门。她把在上海工作的孙女叫到跟前，轻轻嘱咐：“以后多为你爸考虑点儿。等他退休了，你就把他接到身边。”

那一刻我懂了——母亲早已不再盼我回家，只希望我余生安稳。

母亲的童年是伴着苦难长大的。她十三岁那年，我的外祖父、外祖母相继离世。空荡荡的土屋里，只剩她和年幼的小姨相依为命。

嫁给父亲后，她才有了安稳的家。我出生后，她把童年缺失的所有温暖都给了我。

一个清晨，锅里煮着红薯稀饭。年幼的我隔着一道矮墙看到邻家做面条，便闹着要吃。母亲拗不过我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去了邻居家，端回一碗面条。

家门口有棵老杏树，结的杏子又大又甜，我从小就爱吃。每年杏子泛黄，母亲总摘下来收在面缸里，自己一个也舍不得吃，全给我留着。其实母亲也爱吃杏子，只是从不跟我说话。

小时候的乐园，是夏天的月夜。月亮刚升起来，村里的孩子们聚在一起，又三三两两散开，在月影和树影之间奔跑嬉戏，捉迷藏、掏鸟蛋、玩打仗，一疯就是大半夜。

月挂当空，母亲出来了。她满村找我，一边找一边喊。那唤我回家的声音，穿透了月色，穿透了静谧的村庄。我躲在墙根、麦秸垛后假装听不见，可她总能很快找到我。她轻轻拍去我身上的土，不恼不怨，牵着我慢慢往家走。

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高一矮，像两棵紧紧相依的母子树。

我刚上小学那阵，天还没亮，鸡鸣划破夜色。母亲总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。她点起煤油灯，轻声唤我起床，目送我走出家门。

每一次回头，我都看见她站在杏树下。晨光穿过枝叶，把她的身影和树影叠在一起。分秒产出那些年，是母亲一生最累的日子。五亩田地，父亲在公社上班，弟弟和妹妹还小，屋里地里的活全压在她一个人肩上。

别人家劳动力多，而母亲的帮手，只有天上那一轮月亮。

麦收后的月夜，她总是喊上我，拉着架子车下地送粪。车轮碾过土路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。母亲拉车，我年纪小，只能在车头前绑根绳子帮忙拖拽着。将近二里地，一晚上来回拉十多趟，直到夜深人倦。邻居打趣她干活不要命，她只是淡淡一笑：“等孩子们再大点能帮上我了，我就不累了。”

等我们真的长大了，却又一个个离开、走远。多年后常想起那些月夜，想起母亲拉车时弓着的脊背，想起她脸上水莹莹的亮光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月色。

长年的烟火与劳累，弯了母亲的脊背，厚了她掌心的老茧。母亲乌黑的头发，渐渐染上霜白。

望着窗外如霜的清辉，我恍然了——母亲鬓边的白发，是被故乡的月光一点点染白的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参军远行。送别时，她只是久久站在那里，我几次回头，她都是原地站着，一动不动，像村口那棵扎了根的老槐树。

三年后，我考上军校。母亲高兴坏了，在村里放了一场露天电影。她说，那是她这辈子最骄傲、最荣光的时候。那些年的苦，那天晚上全忘了。

三十一岁那年，我面临转业——留东北，还是回河南。看着双亲日渐苍老，我一心想守在父母身边。母亲得知，满心欢喜，只盼我不再漂泊。

可真到抉择之时，一边故土亲情，一边小家牵绊。我犹豫了。

母亲读懂了我的为难，背过脸去，不住擦拭眼角，然后轻声对父亲说：“让他走吧，他有他的生活。”说完，转身回了屋子。

月光从窗缝漏进来，落在地上，像化了的银水，亮汪汪的。

她这一辈子都在抓住每一个让我幸福的机会，唯独这一天，她选择了放手。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——放手，比抓住更难。

只听见老屋传来极轻的一声叹息。母亲后来再没提过这件事，再没对我说过一个“回”字。

月亮悄悄躲进云层。我总觉得，那个一生温柔照亮你前路的人，就像此时的月亮，常常悄悄站在光阴的背后……

如今母亲早已满头白发。我能给她的，仅仅是电话里的几句问候和过年那几天的短暂陪伴。

五年前，母亲搬到了县城。弟弟妹妹都在身边。她常念叨：“现在的生活，过到天上去了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”

有时候想，母亲这一生，像月亮。圆过，缺过，被云遮过，最后还是明晃晃、亮堂堂。

我想，我虽不能在老家守着她，但我会努力活成她期盼的模样。

夜静了，窗外风搅动树叶的沙声格外清晰。月亮也从云层里悄悄钻了出来。我知道，老家院子里的月光，也一定很亮，很亮。